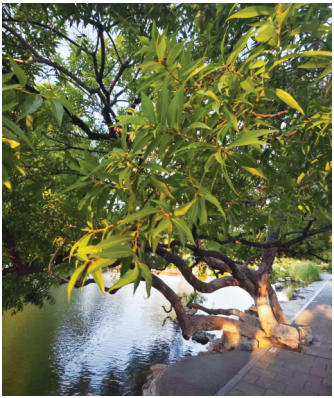


南京

有眼不识南京柳

在偌大的玄武湖景区中,梁洲的“柳湾观鱼”可谓是最具人氣的景点。水池中许多颜色喜人的锦鲤游来游去,让游人流连忘返。几十年间,我不知道多少次到访过柳湾观鱼。对柳湾观鱼,我好似很熟悉,又好像很陌生。记得有一次,一个初中生模样的



加贝斯

马特马塔的窑洞

车在无尽荒漠中穿行,目光所及,皆是被烤焦了的、令人窒息的枯黄,沙与天在炽热的地平线上交融,难分彼此。越往深处,天地越发苍茫。下车时,狂风抽打着粗粝的沙粒扑面而来,几乎要将人掀倒。同行的一位八九岁突尼斯小男孩亚希亚怯生生地拉住我的衣角,他的手很小,却抓得很紧。我便



芝加哥

芝加哥河的游艇上

芝加哥河,在我眼里活脱脱像棵盘根错节的大树,那些伸出去的河汉子,就是它繁茂的枝丫。坐上游艇观赏芝加哥河,名义上是看河景,其实,游客的注意力全被河两岸的高楼大厦给勾走了!我们的船一路开过去,



男孩子问我:“老爷爷,这湖边没有柳树,为什么这里叫柳湾观鱼呀?”我环顾四周,指着水面东北角一棵不大的柳树说,“有柳树啊!你看,那不是吗?”男孩儿睁大眼睛,认真地说,“那棵柳树很小,比旁边的水杉矮小多了。”

看看周围的环境,我的目光落在鱼池南岸、梁翠堤边被无数游人攀爬拍照的一棵老树上。老树临水而立,丛生的五根树干同时从根部伸出,斜斜地探向水面,如苍龙飞舞,硕大的树冠为南岸水面投下大片的阴凉。这棵树我委实喊不出名字,不过,看树形,肯定不是垂柳。

“柳湾观鱼”何以得名呢?请教景区保洁人员,师傅一扬手,那里不是柳树吗!确实,玄武湖里多柳树。玄武湖古称“北湖”,“北湖烟柳”曾是金陵四十

八景之一。现在的梁翠堤上,就有不少婀娜多姿的柳树,但那些柳树并不在鱼池旁边,因此,这个答案并不能使人信服。

从那之后,每次我走过柳树湾,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柳湾观鱼何以得名的问号。

前不久,我又一次带外孙女去玄武湖散步,走过柳湾观鱼,她突然指着那棵不知名的大树问我:“姥爷,这棵柳树为什么与别的不一样啊?”“柳树?!”我走近一看,发现一根粗壮的树枝上不知何时挂着一个褐色的梅花形标牌:“南京柳,科——杨柳科;属——柳属”。

“南京柳”,显然不是“南京的柳树”之意。上网一查,发现南京柳是全世界仅南京原生分布的稀有物种。请教中国科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朋友,

终于弄清了南京柳的不凡身世。

1937年,树木学家郑万钧在南京郊外采集到了南京柳的标本。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及种种历史原因,这份标本迟迟未能得到鉴定与命名。直到1980年,杨柳科树木分类学家王战、董世林在梳理全国柳属植物标本时,才从郑万钧当年采集的标本中辨认出了这一新的树种。它的枝条或直立,或斜展,完全不同于垂柳柳枝那般柔软下垂,婀娜多姿。因仅在南京周边水域原生,便定名为“南京柳”。

1980年定名时,南京郊野的水边,还能找到零星的野生植株。后来城市快速扩张,南京柳的立足之地一点点消失,数量逐渐减少。直至目前,在南京的郊野,南京柳已彻底消失无存,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



贺震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

种红色名录》,确定为即将灭绝的极危等级。

柳湾观鱼的观鱼池建成于1979年,南京柳正式定名于1980年。两者时间相近,景点的得名可能正是缘于这棵非同一般的南京柳。

如今,南京柳安安静静站在水边,横伸的枝丫是游人拍照时最美的背景。它没有“万枝垂下绿丝绦”的潇洒飘逸,没有烟笼长堤的诗情画意,一般游人也不会当它是柳树,更不知道它是南京屈指可数的自然遗珍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也孕育一方草木。我想,有关方面应该在这棵南京柳旁竖立一个标牌,介绍一下这棵不像柳树的柳树。我也希望游人去玄武湖柳湾观鱼在观鱼的同时,也能好好看它一眼。



周大宏 文学爱好者,曾赴突尼斯支教,教授武术。现为警察。

用的犁,但更小巧轻薄,还有一些撬具等,展现着他们适应这片土地的农耕智慧。

院里顽强地生长着蓖麻、椰枣、无花果和橄榄,那一抹倔强的绿意,是这片黄沙中最珍贵的宝石。

这样的环境,他们以何为生?柏柏尔人传统以游牧为主,如今则多转为在家固定饲养牛羊、骆驼和鸡鸭,种植橄榄、柠檬、仙人掌、椰枣和无花果等。他们在有限的水源边种植大麦、小麦、胡萝卜、西红柿、洋葱等作物。由于干旱缺水,农业规模一直很小,依赖自然雨水,生活并不富裕,却维持着一种与自然相敬相守的平衡。

尽管生活条件艰苦,收入有限,但这里的教育却未被忽视。适龄儿童大多去城镇读书,在村子里极少见到年轻人,留下的大多是守护着祖辈久居与土地的老

人。一位正在翻晒椰枣的老伯,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闪着光,他用掺杂着柏柏尔语的阿拉伯语缓慢地说:“这是我的根,我父亲的根,我祖父的根……我们属于这里。”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当我们询问居民“如果有更好的条件,你们会离开吗”时,总得到毫不犹豫的摇头与一句“绝不”。

如今,因《星球大战》在此取景,马特马塔早已名声在外,旅游业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。许多与我一样的访客,不远千里而来,体验这种在别处早已消失的生活。许多家庭将祖传的窑洞改为民宿,招待远方来客。主人热情地以薄荷茶、烤饼、蜂蜜和橄榄油待客,更会击鼓迎宾,邀客人穿上柏柏尔传统服饰共舞。

又起风了,卷起的沙粒敲打陶罐上,发出细微的叮咚声,像是大地在低语。



章小兵 中医药工作者,曾在报刊发表文章近千篇。

前两天在密歇根湖坐高桅帆船,那些水手也是这么个豪放劲儿!

讲解员对沿岸每栋楼都门儿清,跟说自家宝贝似的。“瞧见右边那座绿油油、滑溜溜的现代大楼没?2009年建的,为啥弄成这色儿?设计师说是为了模仿咱芝加哥河水的颜色!打从上世纪60年代起,每年圣帕特里克节,咱芝加哥就玩个大的——把整条河染成那种贼亮的荧光绿!跟霓虹灯似的!平常这河水要是变绿,是水藻搞的鬼。对鱼可能不太友好,嗨,那是另一码事儿了……再说回这楼,它可不只外表绿,骨子里也号称‘绿色环保’。用的建筑材料基本都是回收再利用的,楼顶还整了个大花园,最绝的是,它从咱这芝加哥河里直接抽水上来,

给整栋楼搞空调制冷!”

关于那个“世界最大办公楼”,讲解员又这样介绍说:“来,看右边!那栋巨无霸!1931年它出生那会儿,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!叫‘商品市场’,多大?400万平方英尺!以前干啥的?它是马歇尔菲尔德百货(芝加哥老牌大商场)的仓库。所以你看楼前基座上那些头像,都是纪念那些美国零售业大佬的。现在嘛,早不是仓库了,主要是办公。不过里头有块地方,占了40%面积呢,是卖高档家居的展厅。多高档?这么说吧,你在那儿买个水龙头,轻轻松松2000美金就没了!”

讲解员一脸无辜地吐槽说:“我家水龙头?哦,就是在那儿买的!(全船人都在爆笑)几周前,

真有两位室内设计师坐我船,我问他们,客户买过最贵的水龙头多少钱,你猜怎么着?一万美金!我又问他俩自己会不会花一万买个水龙头,他俩对视一眼,说‘那可不会’……所以你看,咱老百姓还是讲究性价比的!”讲解员立在船头,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说得神采飞扬,给这段旅程增添了无穷乐趣。

游艇在河与湖之间穿梭了近一个小时,我和家人才心满意足地返回了码头。下船时,看着两岸开始亮起的灯火,我心里直痒痒:要是能坐上夜航船该多美啊!穿行在芝加哥高楼大厦营造的奇幻灯光迷宫里,那光影交错、五光十色的世界,该有另一番意趣吧……